

憶軍委會特訓班

(上)

劉本欽

青年學生壯志凌雲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本軍閥，在我國河北省宛平縣的蘆溝橋發動侵略戰爭，點燃了中華兒女奮起抗戰的戰火，國軍第二十九軍所屬吉星文團長奮起抵抗，蔣公介石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亦為全國軍民所竭誠擁護的民族領袖，於是年七月十七日，在廬山發表談話，對蘆溝橋事變作嚴正之表示謂：「政府一向秉持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』」之原則，以作外交上之肆應。但「如果臨到最後關頭，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，以求國家的生存。」「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。」不幸日本軍閥，執迷不悟，繼續其鯨吞華夏的侵略行動，於是掀起了全民長期的對日抗戰。

全國青年男女，熱血沸騰，爭欲投筆從戎，奮勇參加全面的神聖抗戰救亡工作。

我是時正在四川成都上學，在行將結業的一個假期中，由一位同學的介紹，參加了委員長成

都行營辦理的「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」的招生考試，經過了一段曲折而富於戲劇性的過程，我被錄取了，於二十六年冬，會同其他錄取學生及社會青年，乘坐軍用卡車二輛，開往重慶行營複試。

過門不入直赴重慶

我在離校時曾私下立過誓言：「國難當頭，何以家爲？」因此雖然車過家鄉縣城離家不遠，決計過門不入，僅在街道邊停車休息時買了一大

籃家鄉盛產的橘子招待同行同學友好，家鄉橘子，甜美多汁，售價便宜，二角銀幣一大籃，將近一百個，車上同學，沿途隨意取食，直到重慶，才把牠吃完，大家都同聲叫好。我自投筆從戎離開家鄉到現在四十年來，還沒有吃到比家鄉更好的橘子。

我離校前後，並未寫信回家。學校爲了鼓勵同學們參加抗戰工作，特別規定保留學籍，直到抗戰勝利後仍可回校續讀。但當時滿腔熱血，只求參加抗戰殺敵，抗戰是長期持久的，勝利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？那時是否還可保此餘生？實在是不必復試了。只是各位要下定決心，參加抗戰

不可想像的問題。因此對學校這一優待規定，祇好心領了。心中默念着：「永別了，我的母校。」

車抵重慶，已是傍晚時分。冬天山城多霧，重慶我是第一次造訪，因此，車行過處，僅見昏暗的燈光，在濛濛的霧中閃爍，整個市區的面目如何？一點也不清楚。

車到行營，住在招待所裏，用過簡單的晚餐後，有人來傳達說：晚上八點鐘，行營的科長要集合對我們講話，那時我腦中雖然只是一張白紙，對行營這個機構，只知道它是委員長的治事之處；裏面組織及分工如何？全不知道，而這位科長是誰？主管何事？也不曉得。但仍然跟着大家一起到了大禮堂。抬頭一看，原來還有在重慶招考的同學，將近二百人，已坐好在前排，我們忝列末座。隨即有一位穿中山服的年約三十左右的人，從主席台後走到講台，向我們講了一席話，大意是說這是一件革命工作，要能犧牲奮鬥，要有報國的熱情和不怕死的精神，才能夠擔任。各位的初試成績，都已核閱過，因爲時間的關係，可以不必複試了。只是各位要下定決心，參加抗戰

行列，不可半途而廢。如果還有人自認不適合的，現在還可以來得及退出。否則，以後都不可再行反悔，或中途見異思遷。以上一番話講過後，在座近二百人中，並無一人站起來表示退出，可見當時一般青年要想抗戰報國的熱情。最後由講話的科長宣佈：大家既然是志願參加此項革命工作，並無一人想要退出，自是可喜可佩。現在請大家馬上去準備，今晚上船，先到武漢，再轉目的地。於是即刻解散，回到招待所，收拾行李。在彼此談話中，才知道講話的人是重慶行營調查科長王孔安先生，他以後曾任蘭州特警副主任、寧夏綽私處長、甘肅省保安副司令，來台後任國大代表迄今。

當晚搭民生公司的民本輪東下武漢，坐江輪我也是第一次，雖不暈船，但船上伙食，多為魚蝦，魚頭上鮮血仍在，口味不佳，輪機聲響個不停，很難入睡。在床上回念家中老母弟妹；遙望將來個人命運、國家前途，以及世界局勢，種種問題，繁縝腦際，不禁想起了韓國志士的一首詩：

男兒立志出鄉關，
事業未成誓不還；
埋骨何須歸故土，
人間到處有青山。

又想到文天祥正氣歌中「或爲渡江楫，慷慨香胡綢！」的浩然正氣，這是基於濃厚的民族意識而激發的熱烈愛國情操。我雖不敢以此與同行的人自豪，但却可以作為我「自勵」的銘言。

船過奉節縣，即通稱的「夔門」，開始進入三峽，首遇瞿唐峽，灔澦堆矗立江心，水流湍急，是最險惡。四、五月尤甚，故航行者有歌曰：「灔澦大如牛，瞿唐不可留；灔澦大如馬，瞿唐不可下。」因江中孤石，高出水面二十餘丈，夏天則被水淹沒。在過去帆船和人力操舟時代，如不諳水性，船頭直衝堆石，將會有不可想像的結果。至今輪船經過，也要熟練的「領江」，操舟把舵，才會平安渡過，其險可知。我們於離渝的次晨，經過此處，心情緊張而興奮，大家都到甲板上來看這一幅驚險的圖畫，只見兩岸山壁陡峭，江中孤石出水高有二十多丈，此時船長通知大家在兩邊甲板上的人數，平均分配，以免船失去重心，有傾覆的危險。

突然大家往江面漩渦處指手畫腳的張望，由於好奇心的驅使，不管人多人少，一股勁兒擠了過去，往下一看，不禁使人毛骨悚然，一具赤裸裸的男尸，四肢伸開，背部向上，隨着江水，載浮載沉的旋轉漂流，一時惻隱之心，油然而生，不知是誰家的子弟，遠遊他鄉，竟作了無法收殮的浮尸，滾滾江面上的波臣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暗自為他流了幾滴眼淚。我今出川，參加抗戰，不知將來的歸宿又如何？觸景生情，感慨良多。

船近巫峽，右面陡峭的山壁上，由孫元良將軍題鏤有斗大幾個字：「夔門天下險，飛機輕飛過」。這兩句話，主在說明空權的重要。然陸地仍是一個國家和人類的基本要素，三峽險峻的地

理價值，仍然是不容否定的。以後經過若干急流、險灘，唯一遺憾的，乃是李白的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；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詩中的猿聲，並沒有聽到。可能時代變遷，山上的猿猴，已經不是一千多年前的情況了。

萬重山裏輕舟出峽

武漢三日旅途病倒

經過一天一夜的江船航行，次晚抵達漢口碼頭，我們被引到日租界的一幢空屋裏，打地鋪休息。初履此一大都市，我真有點像「劉姥姥進大觀園」一樣，有些眼花撩亂，人生地不熟，不敢隨便出門。第二天上午傳來消息，說是班主任要集合我們講話，地點在什麼地方，已記不起了。到時候只見一位年近四十歲的人，也穿中山裝，頭微向右偏，操浙江口音，對我們全體同學講了大約一小時的話，內容主要是對日抗戰，是長期全面的艱苦戰爭。我們青年捨身報國，就要具有慷慨犧牲，能吃苦、不怕死的奮鬥精神。大家既然參加了這一神聖抗戰的革命行列，就要下定抗戰到底的決心，不可三心二意、見異思遷。最後問大家有無意見？有無困難？全場一片沉默，沒有一人起來講話，然後由講話的人叫另一位身材矮胖的人出來與大家見面，說這是王同志，自明天起，由王同志照顧各位，並負責率領各位到達受訓地點，時間可能還有幾天，各位在武漢有私事待理的，可以請假去辦。但一定要與大家保持聯絡，並要隨時作馬上啓程的準備。解散後我仍然摸不着頭腦，這位主任是誰？我們究竟到什麼

(上) 班訓特會委軍憶

地方？去受什麼訓練？革命工作固然多，抗戰工作也不少，但我們要學和要做的一點也不了解。我是如此，其他的人，也多和我一樣。於是在相互議論下，大家推舉三位代表去見王先生，並由他帶同去見當地的負責人，我是被推的代表之一，於第二天去見一位被稱為「主任祕書」的，姓劉，右腳行動有些不便，用一手杖助行。他對我們的問題，未作正面答覆。只是說這是委員長行營招考你們參加抗戰工作，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範圍。各位既都擁護蔣委員長，就應該相信軍事委員會，你們到了目的地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反正這是最有意義的革命工作，大家不必懷疑，放心前去好了。這一番話，既沒有得到正式答案，反而顯得有相當神祕。我們多數是青年學生，年輕人天生具有濃厚的好奇心，愈是神祕的地方，愈要想辦法去實地了解個究竟。何況這總是軍委會的範圍，抗戰的大目標是沒有錯的呀！於是退出轉告全體同學，大家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默首無語，點頭首肯。又經過兩天，上述那位王先生來告訴我們說：當晚過江去武昌搭火車赴長沙。並正式自我介紹他叫王伯剛，將來是我們受訓期間的大隊長，官階上校。日前對我們講話的人是班主任戴笠先生，主任祕書是劉啟瑞先生。這下班才把滿腹疑團，解開了一部份。

我的運氣不好，在漢口住了三天，忽然患了重感冒，當晚過江，要背自己的行李，又要過三隻大船，才能上到渡船上，天雨風大，我實在有些受不了，幸虧有成都同來的同學熱心照顧，攙扶我上下船，好不容易到了武昌車站，上了火車

，於第二天去見一位被稱為「主任祕書」的，姓劉，右腳行動有些不便，用一手杖助行。他對我們的問題，未作正面答覆。只是說這是委員長行營招考你們參加抗戰工作，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範圍。各位既都擁護蔣委員長，就應該相信軍事委員會，你們到了目的地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反正這是最有意義的革命工作，大家不必懷疑，放心前去好了。這一番話，既沒有得到正式答案，反而顯得有相當神祕。我們多數是青年學生，年輕人天生具有濃厚的好奇心，愈是神祕的地方，愈要想辦法去實地了解個究竟。何況這總是軍委會的範圍，抗戰的大目標是沒有錯的呀！於是退出轉告全體同學，大家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默首無語，點頭首肯。又經過兩天，上述那位王先生來告訴我們說：當晚過江去武昌搭火車赴長沙。

並正式自我介紹他叫王伯剛，將來是我們受訓期間的大隊長，官階上校。日前對我們講話的人是班主任戴笠先生，主任祕書是劉啟瑞先生。這下班才把滿腹疑團，解開了一部份。

我的運氣不好，在漢口住了三天，忽然患了重感冒，當晚過江，要背自己的行李，又要過三隻大船，才能上到渡船上，天雨風大，我實在有些受不了，幸虧有成都同來的同學熱心照顧，攙扶我上下船，好不容易到了武昌車站，上了火車

，因係貨運車，大家打開行李捲，密密麻麻的躺下來。我因病躺下後就未起來活動過，車行一夜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幸虧上天保佑，到了天亮，車抵趙李橋車站停時，我醒來，病已減輕得多，特別致謝照顧我的同學，打起精神，第二天，居然好了，主要是多喝水和多休息。

粵漢路上敵機掃射

趙李橋在武昌以南粵漢鐵路上，火車設站於此，是一進入武漢的軍事要地。北伐期中，國民革命軍和吳佩孚的軍隊，在此幾進幾出，終於攻克此地，革命軍由此直下武漢，吳佩孚退出武勝關，奠定了北伐成功的基礎，可見其地位的重要。

但我們在趙李橋，却停留了三天三夜，行不得也。因為白天要躲警報，列車開往山溝裏隱蔽起來。警報時間，長的要三個小時，短的也要一個多鐘頭，沒有水喝，大家就搶到火車頭下去接鍋爐內流出的汽水，因是沸後流出來的，可當開水喝。肚子餓了，就在附近小販手上買鷄蛋和零食，等車開回車站，再正式用餐，第一天倒還可以，第二天第三天，就有些難受了。因為敵機臨空掃射，盤旋，那種精神上的緊張，使一個初出遠門，初嘗戰火滋味的年輕人，感受特別深刻。

為什麼火車在此停留不走？主要原因是我們乘的貨運列車，當時粵漢路軍運繁忙，加上各種快車、客車優先，單軌行車，很難調配出我們這一列車的行車時間，因此，一拖就是兩三天。這也可見當時抗戰艱苦的一般。

在這三天中，我的感冒，逐漸痊癒了。抽空與成都同來的同學，有更多聊天的機會，也認識一些由重慶招考的川籍同鄉。大家互吐心聲，希望將來能作些有益國家民族的事業和有益抗戰建國的工作。志向遠大，抱負不凡。

長沙車夫驢子脾氣

好不容易，我們的列車開動了，那是第三天的深夜，機聲轟轟，響個不停，中途也未再經波折，次晚午夜過後，抵達長沙，又休息了兩天。我們這批四川學生，人家謠稱我們為「川娃兒」，第一次出川，的確很少見過市面，在漢口我們曾經為上飯館小費加一而驚訝，在長沙我們却對那黃包車夫的老爺作風而奇怪。原來我們到長沙的第二天，下雨，因事上街購物，為趕時間，叫了一輛黃包車，上車後，車夫邁開了大步，昂首挺胸的有如戲台的官老爺踱方步一樣，真是一步步的往前走，同時還用左手撐着雨傘，這樣的行進，如是拍成電影，那可真是妙趣橫生。我們坐在車上，覺得這樣的牛步前進，還不如自己步行的快，於是請他快一點，這位車夫老爺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你要快你自己走好了！」我們聽到了這句話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下雨天，路不熟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只好聽他擺佈，一肚子悶氣，只好懸在心裡，徒呼負負！回到住處，與其他同學提及，未到過長沙的，也同樣奇怪。到過長沙的，則笑我們不識「車老爺」，當了一次「阿木林」！

又是晚上行動，晚十一時許，到湘江碼頭上

小火輪，說是到湘北的某縣，反正我們也不再追問，跟着大伙兒走，次晨醒來，走上甲板一看，原來已到了洞庭湖中，真是烟波浩渺，一望無際；羣雁此起彼落，隨波逐流，刹是一幅最美麗的圖畫，忽憶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詩：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」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此時雖非初秋，江南初春與初秋的天氣，也無多大的差異，作者當時有求仕的願望，我輩則正奔赴抗戰的行列，參加救亡圖存的革命工作，景物依舊，心情却各有不同。

坐下來與我們的大隊長王伯剛閒聊，才知道我們到湘北洞庭湖畔的臨澧縣，去受特種工作訓練，課程有情報、行動、游擊、爆破、電訊等，將來工作，則有敵前、敵後和我後方等地區。小

火輪速度很慢，使我們在中國第一大湖中享受了白天和夜晚兩面大自然的風光。我當時感到興奮和驚奇，「人行萬里路，勝讀十年書」，從實際生活體驗中，可以得到不少的真知識，這兩句話的確有道理。

臨澧編隊生活趣事

第三天的上午，到了臨澧訓練班，班址是在縣城邊的魁星樓旁，是一座簡易的營房，一切建設，才方開始，我們是到達較早的一批，距正式開訓，還有一段時間。於是我們的第一課，便是編隊、換裝、分配宿舍、領取日用物品，担任伙食採買、監廚和參加勞動服務——平操場、搬石塊、築「雨農堤」和牆埂等工作。頭幾天，還有一

種士大夫的學生氣習和觀念，對上述的工作，不太適應，以後慢慢的習慣，也就自然了。

第一週編隊後，我編入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3區隊第二分隊，我因個子較矮，擔任副分隊長。排列末名。這幾天內，有幾件新奇有趣的事，值得一提：

藍色軍裝——我們受訓期間，前三個月為入伍訓練，當然要穿着軍裝。但當時官兵的服裝，都是灰色或草綠色，從未見過藍色的。我們却是後者，顏色特別。是否有特別的作用，不得而知。當時有一神祕的傳說：「藍衣社」是一個特別神祕而有力的團體，我們是否就是藍衣社呢？問我們的區隊長和中隊長，他們只是笑而不答，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。

萬能面盆——我們每人發了一只面盆，鋁製

，早上洗臉、漱口、刷牙後，把牠洗淨放在廊簷邊；但每日三餐用膳時，却要輪值的拿來盛菜盛飯和盛湯，晚間還沒有沐浴設備，布襪草鞋，勞動一天，不能不洗洗腳，於是這面盆又當作了洗腳盆。入伍訓練的第一個要求，就是要能刻苦耐勞，這萬能面盆總算是作到了。

(下期續完)

小便難洒——營房新建，多少建築和設備都還不足，小便處尤甚狹小，晚間且乏照明設備，人多便溝阻塞，尿液漫衍溝邊，逐漸浸及過道，大家不能走上便溝，只好逐漸後退，終至滿屋都是尿液，流至門口，臭氣四溢，只好暫時封閉，改向操場遠處田野間，自由施洒，也是一大趣聞。

服務難週——我當副分隊長，也就是副班長，集合整隊，要照顧列兵，起床後整理內務要代勞作最後修正，本分隊的換洗衣服尤其是臭襪子，放在各人床位上，要收集起來送到洗衣房；下午或是第二天，衣服送來後要逐一按號送還每一個人；每晚分派衛兵要檢查通知，領發公物要代勞轉辦等等。這些都是費力而不討好的事，我常常暗自解嘲說：我人矮，到那裏受訓都是副班長的命。以上瑣事還不太苦，最苦的是上操場跑步，或分列式，作排尾的往往是最辛苦而又最最不容易討好的人。大約經過了二十多天，全國各地招考的學生，逐漸到齊了。其中以華北淪陷區的同學為多，全部約一千五百人，共編五個大隊和一個女生中隊，上設總隊部和班本部。班主任為戴笠先生兼，平時不在班，實際班務由副主任負責。(下期續完)

台灣省於酒公賣局出品之台灣啤酒，為享譽國際品質最優之啤酒，係以大麥芽，啤酒花及蓬萊白米釀造，其產品包括○·六公升玻璃瓶裝，○·三公升玻璃瓶裝，及○·三五四公升鋁罐裝三種，含酒精量百分之三·五，為香味濃郁，酒味清淡之飲料，啤酒一瓶含有之營養份，其熱量相當於白米飯一碗，蛋白質相當於鮮奶一杯，礦物質相當於雞蛋一個，並含有多種維他命B，能使皮膚光滑柔嫩，消除緊張，恢復疲勞，營養豐富，價廉物美，大宴小酌，居家旅遊，均甚相宜，實為消暑滋養之最佳飲料。